

教师节特别奉献

二乡师的尘封故事



姜磊

文化名人结缘莱阳

二乡师的旧址位于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西至泊村莱阳剧院附近。1930年,山东省教育厅决定成立“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”;1934年2月,更改校名为“山东省立莱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”;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据当时的校长吴伯萧回忆:“‘七七事变’爆发后,我在莱阳乡师陪二百多名自己搞过军事训练,从油印材料上学过游击战术的青年学生,徒步跋涉跑到鲁南临沂,没人管。”后来,由于多方面的原因,学校在枪炮声中分崩析,大部分师生无奈返乡。

二乡师的第一任校长董凤宸先生出生于1899年,籍籍阳信县(现属滨州市),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系。毕业后,他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中学教员,后赴济南,在省教育厅任督学,1930年被派往莱阳县,筹建二乡师。

董凤宸校长在任期间,学校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。他亲自聘请苏联留学归来的王哲到校担任教务主任,并兼任农村经济与教育心理学两门课程的教员;音乐老师瞿亚先和艺术老师尚魁斋也都是才华横溢的年轻人,后来在各自领域开创了一片天地。

1936年,董凤宸调回济南,继续在省教育厅工作。抗战爆发后,他南下安徽,在阜阳县待了七八年,直至因病去世。

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,董凤宸进入军界仍不忘教育,办了一个“鲁干班”,招收了大批流亡学生,专门向部队输送军政干部。恶劣环境中,董凤宸的身体每况愈下,但他仍亲自为,亲自任教。

董凤宸的三子董曰侗曾回忆说,1945年,父亲因劳累过度,肺部与肠胃患上了严重疾病,当年在安徽阜阳县医院病逝,年仅46岁。父亲去世后,并没留下什么财产。董家老小只好返回济南,挤住在徐家花园的一处老宅子里。受生活所迫,少年时的董曰侗摆地摊卖过父亲的藏书以贴补家用,他记得藏书中有鲁迅、邹韬奋等人的著作,都是些思想进步的作品。

董凤宸的继任者是现代文学大家吴伯萧,他延续了其重视教学的优良传统,聘请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何其芳前来担任教员,并邀请老舍先生前来讲学授课。据说,当时在山东大学(青岛)任教的老舍到莱阳来颇费了一番工夫,先坐汽车再坐骡车,路上折腾了小三天才辗转到达了目的地。而何其芳则在学校停课,选择了远赴延安,后来,他的诗歌成就闪耀现代文坛。何其芳离开后,差点有另一位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前来顶替他的空缺,这便是臧克家先生。

上世纪80年代,臧克家曾撰文回忆:“我从临清回到了故乡。盼望已久的抗日战争已经成为事实,自己应当怎样投入这救亡的洪流呢?心里正在

盘算着,吴伯萧同志带领他负责的莱阳乡村师范全体师生到了我县,老友相逢,各道别后情况,他的学校,将迁往临沂,作暂时之计,坚约我同往。一、二年前,何其芳同志离开了莱阳乡师,伯萧曾邀我前去顶其芳国文教师的缺,‘临中’不放,没能成功。这次机会正巧,我就随着他们一道到了临沂。一个县城,突然浩浩荡荡来了几百人的队伍,因陋就简,得到安身就不容易。我只给同学们上过一两次大课,抽空到城外沂水河边去蹈了一下。默诵三千年前曾点言志的那几句动人的话:‘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’这志愿多超脱,这情景多迷人而又富于诗意呵!”

老厅长深情忆母校

由于二乡师存在时间相对较短,1937年即止于战火,距今已有70多年,因此,想要探访到当年二乡师的学生实在是有很大难度的。幸运的是,4年前,笔者曾机缘巧合,面对面采访过李济民老人,当年二乡师五级二班的学生,听他追忆了自己少年求学的传奇经历。

李济民生于1920年,老家在蓬莱田家庄。1934年,年仅14岁的他来到莱阳,报考二乡师,没想到面试的时候被老师看中,顺利入学。尽管时隔多年,但他仍然记得那一天的情景,当时老师问他,朱、毛,你

可知道?他想了想回答说,知道,他们带老百姓打天下的。老师听了很高兴。

在二乡师读书期间,学校每个月发给每位学生5块钱,吃饭和零花都在这里了。那时候的生活很艰苦,吃不饱饭,可以说一穷二白,但学校还是想方设法改善同学们的学习环境,实验课上甚至有显微镜可用。李老回忆说:“那时候学校还请来了大作家舒舍予(老舍),同学们集中到礼堂,一起聆听他讲课。现在想想,这都是非常难得的。”

当时,二乡师的课程设置很丰富也非常合理,文、体教育并重,而且还开设有手工与实验课。体育课上,男学生练队列、叠罗汉,锻炼身体;女学生们则组成了篮球队、网球队,英姿飒爽,十分时髦。不仅体育课上老师安排各类游戏与活动,课间同学们也常常自发组织比赛,师生情谊十分融洽,大家就像是一家人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学校被迫停课,每位同学发给一个书包,到图书馆,喜欢的书拿一些,然后就各奔天涯。李济民先是去了临沂,在第三乡师短暂落脚,每天都唱《流浪三部曲》,随后回到老家蓬莱。1938年春天,李济民当了兵,第一战在蓬莱城保卫战中守南门,后来离开家乡,走上了革命道路。解放后,他来到济南工作生活,曾担任山东省机械厅厅长。少年时在莱阳二乡师求学的经历,化为一个个永不褪色的瞬间,永远铭记在他的心里。

梁老师,你在哪里

王学礼

我读初中时正值“文革”,学生们“停课闹革命”,每天除了写大字报、游行,就是搞大批判、大串联。至今,还有人埋怨那个动乱的年代浪费光阴,我却很幸运遇到了班主任兼语文课的梁洪明老师。

梁老师,大连人,高挑的身材,长得眉清目秀,操一口流畅的普通话,戴高度的近视眼镜,见了学生总是笑眯眯的,即使讲课脸上也是带着微笑。他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数学老师,1958年“整风反右”,被扣上了“右派”的帽子,下放到我们这个偏僻穷山村教书。他教过数学,代过物理、化学,后来他改教语文,用现在的话来说,他是一位教学多面手。同学们都说:“梁老师,无论讲什么课都很有趣,我们喜欢。”他渊博的知识和敬业的精神,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。

梁老师是“右派”,属批斗之列,虽然经过了无数次“再教育”,他却没有丝毫“悔改”之意。人家说“知识越多越反动,提倡一张白卷上大学”。他却经常讲苏秦“悬梁刺股”和匡衡“凿壁借光”,鼓励学生发奋读书。有一次,学校召开梁老师的批斗大会,我和班上几位学习好的同学说:“梁老师是好人。”另一部分人说:“他敢和党中央对着干,是现行反革命!”批斗大会上,两个“红卫兵”把脖子上戴着大牌子的梁老师押上了台,台下有人领着喊:“打倒梁XX!”梁老师弯着腰低着头大呼:“打不倒!”“砸烂梁XX的狗头!”他高喊:“晚不了!”我站在台下,那颗受到惊吓的心“嘭嘭”直跳真为他捏了一把汗。就是这样一位痴心不改的梁老师,给我这四匹野马套上了笼头,供给我一方净土,安心读书,实在是机会难得。

我在班级里任班长,学习勤奋,成绩又好,梁老师对我备加呵护。初中学习两年,有一年多的时间,无论是星期天还是学生“停课闹革命”,我都躲在梁老师的宿舍里复习功课。时间长了,有的老师和学生认为我们是亲戚关系,学校“革委员”还专门为这事追查过梁老师,我至今不知他是怎么应付过去的。梁老师为了我的学习,还专门制定了一张课程表贴在宿舍的墙上,要求我照着去做,他辅导我数理化时,像往常在课堂上讲课一样,分析得有有条不紊,趣味无穷;历史课,他大多编成“顺口溜”的形式,我牢记不忘;语文课,无论是高尔基的《海燕》,还是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等,他把内容、知识与表情、动作融合在一起,讲得声情并茂。听他的课或听他的辅导,我常常有一种不愿离去的感觉。我一个人在宿舍学习的时候,梁老师还常回宿舍监督我,倘若看我在哪里专心致志地学习,总是笑眯眯地说:“累了,休息休息。”倘若看见我在那玩耍,那可了不得。有一次,有位同学捕知了给我,我带进宿舍,找了一根线,一头缠住它的头部,藏在墙壁的一个小洞里,用手牵住另一头一拉,知了就叫“哇哇”叫起来。正玩得起劲,梁老师进来了,从墙壁洞里掏出了知了,往地上一摔,顺手把我拽过去,轻轻打了顿屁股。那时我不谙世事,哪里懂得梁老师的良苦用心呢?1968年教师下放,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系,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,我考上了大学,托大连的同学找过梁老师却没有信息。

人到老年,容易怀旧。如今,我退休了,每逢想起为我付出心血的梁老师,总想见他一面,报答他几十年前的那份恩情,仍没有如愿。

梁老师,你在哪里,你可知道,我想念你,想念你……

地址:海阳市民主小区3号楼305室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喜欢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:264003

我的老师们

牟洪涛

过去,在农村没有幼儿园,没有学前班,父母也不提前教识字。上学开始的第一位老师就是自己的启蒙老师,我遇到的第一位老师是刚刚师范毕业的李白元,一说话就脸红的她教我们数数、识字,态度和蔼、细致入微,教了多少字给我们,不记得了,但她那真的有点像妈妈的声音容貌、和蔼可亲,却是挥之不去的。

上二年级,又是一位刚刚师范毕业的林深老师,林老师可是高大威猛,开始有点怕他,后来,发现他还挺温和的。有两件事印象最深:一是,上二年级开始第一次作文,就受到他的表扬,在班上宣读了我的不到50个字的作文,让我很激动,大受鼓舞。二是,第一次在本子上写字(以前全是在石板上写),那时没有田字格,也没有横格本,在自订的本子上,比着尺子画横格,再往上边写字。虽说有格,写出来

的字还是不得要领。一次老师站在我的座位旁,告诉我,你写的时候,只要把握住字体的大小,字的底部贴着下格,不要离开,不要管上部,就能写直了。一试,果然如此。从此,我的写字本上都给打优,老师还在本子的右下角给我画了一个可爱的小青蛙,我高兴得不得了,只可惜,我没有把那个本子保存下来。

上完小时,遇上一个写字特棒又严厉的老师鲁兴发,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他对写字的严格要求。这个个子不高、络腮胡子的老师,黑板上写字一笔一画,从来不多一笔、不潦草,美观苍劲的粉笔字,让人看了赏心悦目。他对学生要求严格,作业写字潦草了,必须返工重做。记得那时候,考试时间再紧张,我也是一笔一画地做题,就算是题做不完,也决不让字迹潦草,为此经常受到表扬。应该说,因此把写字的基本功也打得十分扎实。

初中的语文老师王勿千,

是个很有涵养的人,是我们的班主任,给我们上了三年语文课,说话不紧不慢、温和、善良。那时学校没有读报栏,没有电视,也没有广播,视野闭塞。王老师个人订有一份上海《青年报》,我们都眼馋,幸运的是,我和刘德军、侯书生三个同学被允许到他的办公室看那份《青年报》。

初中的数学老师叫王忠甫,眼睛高度近视,眼镜片像两个瓶子底,他从不发脾气,挺讨人喜欢。记得有一次考试数学,发下卷子一看,得了100分,再仔细一看,其中少做了一道题。因为那时间都是老师把题抄在黑板上,学生在白纸上做,做上去的全对了,当中漏掉了一题,老师没有看出来,所以给打了满分。后来,我向老师坦白了,王老师问我丢掉的题会不会做,我说会做,老师说,那就不改了,还记100分吧,老师如此信任,让我很欣慰。

高中教几何的曲声达老师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画线不用尺,画圆不用规,一手熟练

的画图基本功,他手画的几何图形,标准、漂亮,令人折服。受其影响,也曾经苦练不用尺规画几何图形的基本功,在上数学课时也能够不用尺规把几何图形画好,也曾让我的学生佩服了一把。

教了我三年高中语文的申宝坤老师,对我有着很深厚的影响。听申老师的语文课,是种极好的享受。他踏踏实实地教给我们知识,同时指导我们把握灵感,写好作文。老师擅长讲古典文学,他能流畅地背诵许多的古文言文和诗词等,他讲课富有感染力,有时课讲得高兴和激动时笑声朗朗,我们也被感染得喜不自禁;有时课讲到伤感处,他常语塞哽咽,我们也跟着一起伤感。我们钦佩他的才学,被深深地潜移默化着。他喜欢亲自朗读学生写的好作文,幸运的是我也有几篇作文被读到,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读,明显地增加了文章感染力,坐在下边听着,心里像灌了蜜糖水似的,什么时间回想起来还有甜味……